他们偷食了另一种禁果

——古城男性同性恋纪实

□文／施黎明

同性恋，对当今世人来讲，陌生而又熟悉。它似乎和人类的出现相伴而生，并且一直悄悄地伴随着人类的整个进程。我国古时，有关同性恋的记载比比皆是。诸如“相公癖”、“余桃”、“断袖”、“龙阳”、“妖它”等均指的是同性恋。在古典名著《红楼梦》、《聊斋志异》中也屡屡提到过同性恋。

同性恋的出现，是对人类传统文明的一种挑战。

从掌握的情况来看，当今古城大约有两万名同性恋者。一位同性恋者说：“这是最保守的数目。”

同性恋者大多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。他们中有国家干部、知识分子、文艺界人士……同时，大多数的同性恋都属已婚。他们有爱人、孩子和家庭。他们在追求异性的同时，也滋蔓着对同性的爱慕。

由此，便可能产生家庭的悲剧。家庭关系的不稳定必将给社会带来某种意义上的不稳定。

种种迹象表明，同性恋者的人数呈上升趋势。难怪有人预言：下个世纪，同性恋将成为我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。

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本文隐去了当事人的姓名和单位。但这里记叙的都是真实的人和事。它就发生在今天，发生在我们古城。

“爱人”与“情人”

小F离婚了！这一消息在古城××机械厂不胫而走。

平日文雅恬静的小F结婚不到两年，女儿刚满十个月，怎么会突然离婚呢？工友们议论纷纷。

说来话长。小F的父亲老F虽然不是出生在名门望族，腰中也无万贯家私，但F家祖宗的香火却得有人从他这里延续下去，不然将来老F怎好有脸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呢？于是，在那个提倡人多好办事的年代，老F一个接一个，一连生了五位千金。皇天不负有心人。老F在不惑之年终于得了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宝贝儿子——小F。

小F是老F全部生命的寄托。全家人对小F关心爱护至深。为了防止意外，五位姐姐对小F严密看护，不允许他同任何同龄的男孩子接触。小F仿佛生活在“大观园”里。姐姐们的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对这位小“贾宝玉”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小F长大后有两个明显的爱好：跳舞、整洁。

无论任何时候走进小F那14平方米的房间，所有的物件都一尘不染。色彩明快的床罩总是铺得平平整整，艳丽的绸缎被褥永远叠得有棱有角。在这里，没有一般男孩子们所喜欢的足球、哑铃、象棋、武侠惊险小说之类，取而代之的是时装杂志，漂亮的大洋娃娃和品种繁多的高级化妆品。

小F欣赏、崇拜，渴求的是具有阳刚魅力的男子汉。小F完全女性化了。

1986年初，小F所在的工段来了一位外单位培训的年轻人小Q。

小Q身高一米七八，有着宽宽的双肩和强健凸起的肌肉。这正是性格内向，举止腼腆的小F所不具备的。也许，同性恋者彼此有一种不为常人所识的引力。虽然他们性格迥异，但两人一见如故，颇有好感，迅速成为好朋友。

一天晚上加完班后，两人一起到浴室洗澡。莲蓬头下，小Q那赤裸健美的躯体一览无余地映入小F的眼中，令他的心不由己地怦然而跳。他说不出这是怎么回事。他只感到全身的热血在沸腾，一种想投入对方怀抱的冲动在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扉。小F忙捂着心口匆匆跑到一边去了。

从这天起，小F和小Q形影不离。

北方的冬夜是漫长、孤寂、寒冷的。小Q家在外地，无处可去，小F主动陪他一起留住宿舍。没有取暖设备的宿舍冷得象个冰窖。两个人早早地钻进了各自的被窝。四目相对，默然无语……

“小F，”终于，寂静被打破了，“你冷不冷？”

“冷。”

“来，到我的床上。两个人在一起要暖和些。”

小F毫不迟疑地钻进小Q的被窝。小Q用强壮的臂膀搂住他，深情地注视着他轻声道：“小F，你真象个姑娘，温柔可爱。不管是气质、长相、走路，说话都象。”

小F的脸红了。

“说心里话，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”说着，小Q的手指轻轻地滑向小F的下部……

不一会，神情激动的小Q三下五除二地扒掉了小F的裤头，粗暴地将他翻到自己的身下，不等小F反应过来，小Q已压了上来……

小F和小Q的这种特殊的秘密关系一直持续了8个月，直到小Q培训结束。

分别的日子终于来临。他们在古城东郊的一家饭馆里，凄然对饮。

小F端起酒杯，泣然道：“劝君更进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日相会？”

小Q情绪黯然地接过酒杯一饮而尽，然后抚摸着小F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我情投意合，我真的不愿离开你。可你是独子，你父亲早晚会催你结婚，要你生儿育女，要你传宗接代。”

“不。我不结婚。除了你，这辈子我谁也不爱。”小F固执地说。

“小F，不要感情用事。”小Q抬起头，本想好好地劝小F，但遇上的却是一双狂热、执著的眼睛。他欲言又止，低头沉思许久后道：“如果你真的希望我们终生相伴又不为世人所知，我到有个办法……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小F急忙打断小Q的话，眼睛顿时也亮了起来。

“我有个妹妹比你小两岁。我把她介绍给你。如果我们成了一家人，就可以长期往来，同居一室，白头到老。”

小F低下头，久久不语……

夜深了。两个“恋人”回到宿舍，紧紧相偎，度过一个销魂断肠的夜晚。他们洒泪而别。

本来随着小Q的离去，他们之间的这段畸形的“恋情”应该到此结束。然而，无法忍受清冷孤寂之苦的小F却在半个月之后，登上了北去的长途汽车，风尘扑扑地来到了小Q的家——一个建在山区的国防工厂。

晚上，小Q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佳肴为小F洗尘。在小Q的频频示意下，小F把目光投向了有意安排在自己身边的小Q的妹妹——一个虽然土气，但却颇有几分姿色的姑娘。他知道自己不会爱上这个姑娘的。但若回绝，未来的岁月又怎能和自己的情人厮守呢？想到这，他打起精神向小Q的妹妹发起了“进攻”……

半个多月后，在小Q的大力撮合下，他们结为百年之好，小Q的妹妹随小F到了古城。

被小F做为挡箭牌的妻子在“蜜月”里就以女人特有的敏感，察觉到丈夫对自己的冷漠。这天，因为身体不舒服，她提早回家。她远远地看见自家门前的一只竹筐里装满了蔬菜和禽蛋，便猜测可能是娘家来了人。她兴奋地打开了门。接下来看到的那一幕令她惊愕不已并且终身难忘：赤身裸体的哥哥和丈夫相拥地坐了起来，慌乱地注视着她，来不及做任何的掩饰……

那一刻，她的脑海里一片空白。她不相信这世上会有这种龌龊的事情。她不相信自己的丈夫竟是自己哥哥的情人。她那脆弱的心灵无法承受这双倍的沉重打击，她的精神完全地崩溃了……

迟来的忏悔

“嘟、嘟……”，墙上的石英挂钟将小Z唤醒了。今天是老泰山的六十大寿，作为大女婿小Z自然要前去拜寿。妻子和孩子昨天晚上便已赶了回去。

他翻身下床，打开衣箱取出一条平日最喜欢穿的西裤。这两年仕途顺利，领导器重，春风得意，身体便有些发福，往日十分合体的裤子穿在身上竟显得有些紧。望着手中的裤子，小Z忽然想起巷口那家自己每天上下班路过的小裁缝铺，心想：拿去改一改，时间还来得及。于是，他便匆匆走出家门直奔裁缝铺。

这是家很不起眼的裁缝小铺，油漆剥落的门上连个招牌都没有。同样其貌不扬的老裁缝头也不抬地忙着手里的活，对小Z提出的要求懒得答话。小Z失望地摇了摇头，转身欲走时，老裁缝抬起谢顶的头漫不经心地瞥了他一眼。

奇迹发生了！也许是小Z腼腆的长相吸引了他，或者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说得清的心灵感应。总之，老裁缝的态度突然变了。变得和霭可亲。他放下手里的活，走到小Z身边，上上下下，仔仔细细将小Z打量了一番，然后拿起皮尺在小Z的大腿和腰部量了起来。

“这儿憋不憋？”老裁缝用手指碰了碰小Z因穿西裤而兜起的下部问。

这老头可真怪，西裤的裆本身就比一般的要紧，我这裤腰小了当然更紧，怎么能不憋？“憋。”小Z直率地说。

“那就好。”老裁缝满意地点点头，起身关上房门，拉上窗帘。他的目光显得猥亵，“小伙子，来，让我看一看。”

说着，他一把拉开了小Z裤子上的拉锁……

事情发生的如此突然，毫无思想准备的小Z一下子愣住了。他呆站在原地一时间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……

“小伙子，我喜欢你。我来教你玩一会，保你又舒服又喜欢……”

老裁缝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天际传来，显得飘渺而模糊。

回到家，小Z深身无力地躺在床上。他感到刚才的一切真象一场梦，一场荒诞离奇的恶梦。他恨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制止那个老家伙的下流行为，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勇气将那个侮辱自己的老家伙痛打一顿。一种男子汉被人欺侮的羞耻感涌上心头，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。奇怪的是，在羞恼，悔恨中，小Z又隐隐感到一种难言的从未有过的快感，一种在妻子那里从未得到过的快感。而且，这种感觉越来越明确，越来越强烈。

当他赶到岳父家，已是曲终人散。妻子嗔怪道：“全家人左等右等不见你。怎么搞的，现在才来。快给爹说说去。不然，爹要生气的。”

他希望岳父大发奋霆，这样，他的心里才好受些。然而，岳父挥手打断了妻子的话：“别再埋怨他。他肯定是工作绊住脚才来晚的。他好赖是个头儿。忙，对不?自己的女婿我知道。”

他感到无地自容。

从那天起，每次经过那间裁缝铺时，总有一个来自冥冥中的声音在他身边不断催促他，诱惑他走进去，走进去……

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早晨，无法克制自己的小Z终于又走进了那间小裁缝铺，不一会，房门便紧紧地关上了。

有了第一次，自然就有第二次，第三次……从此，小Z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。为了满足这种强烈的性欲，他托人搞了几张淫秽画片，来作为刺激他性交时的兴奋剂。

渐渐，小Z已不再满足于仅仅和老裁缝之间的这种“恋情”。他开始编借各种理由瞒着妻子在外和形形色色的同性恋者约会：在古城墙下的树丛里，在公共厕所阴暗的角落里，在旅馆紧锁的房间里，甚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不分白天和晚上，只要有机会便恣意纵情地发泄。最后发展到和三个男人在一起……

在一次传阅淫秽画片和鬼混中，小Z被公安机关抓获。

审讯室里，小Z的眼前不时地浮现出领导信任的目光，妻子贤慧的神态，孩子天真无邪的表情。他流了泪。

他说：“我这辈子毁了。”

“父”与“子”

在古城某单位的家属院里，有一个由两个男性公民组成的家庭。父亲老G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，儿子小P风华正茂，在一家高级宾馆工作。

小P是老G的养子。

老G的爱人十三年前因病撒手西去，撇下老G一人和孤灯为伴，寂寞地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难捱的夜晚。为了晚年能有所依托，老G收养了小P。

这种家庭的组合本来极普通极正常。然而，这个家与众不同的是，老G和小P明里是父子，暗中却是情人。

英国金赛研究人员的报告指出：“在所有的性犯罪中，同性恋者具有最高的社会经济地位，并且受教育的情况最好。”

老G可谓是这种结论的最好证明。

老G是勤奋而有才华的。几十年来，他以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的聪明才智在祖国的大江南北，设计出一幢幢造型新颖、具有民族风格和世界先进水平的楼堂馆所。他的设计多次在国内外获奖。正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，受人尊敬的高级知识分子连他自己也未曾料到，在人生的暮年之际竟会产生性变态。

老G的养子小P，是一个口齿灵利，讨人喜欢的小伙，他出生在一个拥有八个兄弟的普通人家。老G的收养，使他一步跨进了天堂，宽敞的两室一厅里，彩电、冰箱、空调、录相机等高档电器应有尽有。

父子俩同吃一锅饭，同睡一张床。

在一个初春的夜晚，很难说清是谁先挑逗谁，父子俩躺在床上发生了性关系。这种相互占有，彼此满足的关系维持了两年后，裂痕悄悄地产生了。

正如我们常常在旧时的小说中看到，年青貌美的小妾因不满足衰老且富有的丈夫而偷情一样，小P以第二主人的身份，渐渐开始把他在外结交的“朋友”们领到家里来。

一次，两次，很快他们便象在自己家里一样，根本无视老G的存在。他们眉来眼去的亲热举止，放荡不骸的笑语言谈，自然引起了老G的不满。

终于有一天，老G当着小P“朋友”的面突然宣称自己和小P不是父子关系，而是情人关系，请他们以后不要再来打搅。

这种出自无奈的抗议，导致的必然是一场激烈的“内战”。当双方争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时，小P抛出了要离开G家的杀手锏，害怕孤独的老G终于败下阵来。双方最后达成了一条不成文的协议，只要小P不离开，老G便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从此，小P更是有恃无恐，新交的“朋友”也越来越多……一次到北京某宾馆学习参观的机会，把小P交“朋友”的层次，推向了更高的“一档”。

小P去北京之前，便听“朋友”介绍说在天安门广场一带有一个同性恋者悄悄聚会的自由场所。因此，到北京后的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小P便来到这里，他挑了一个便于“观察”的地方停下了脚。果然，不大一会便有人主动过来和他搭讪。一个，二个，三个……但这些人不是举止太俗，便是语言太露骨，引不起小P的好感和兴趣。

时间在期待中一分一秒地流逝……

当徘徊许久的小P失望地准备离去时，一个中等身材，上着大红色T恤衫，下穿白色萝卜裤的外国人朝他走了过来。

他走到小P面前，锐利的目光迅速、果断地在小P的身上进行了一次扫瞄，然后上前用生硬的中国话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墨西哥来华的商人，叫哈依米，非常希望和你交朋友。”

哈依米直率的谈吐和潇洒的风度令小P十分中意，两人一拍即合。

一辆皇冠牌出租车，将两人送到了一家环境幽雅而僻静的餐馆。当他们从餐馆出来时，已是一对十分投机的朋友了。

夜深了。外面行人稀少，寒气袭人。哈依米将小P领到了他栖身的北京建国饭店。

在房间里柔和灯光下，茶褐色的玻璃茶几上，一份封面上印有一个全身赤裸、肌肉发达，充满性感的男性的外国杂志吸引住了小P的目光，他随手翻开；嚯！里面全是描述外国同性恋者在一起爱抚的照片。刹时，小P的眼睛里放出了渴求和羡慕的光彩。

“小P，”冲完淋浴赤裸全身的哈依米轻轻走到小P身后，“喜欢吗？”

“喜欢”。

“那我送给你”。

“真的！”小P惊喜地把画报紧紧搂在怀里。哈依米从小P手中拿过画报，放到茶几上，然后用微微颤抖的双手抚摸着小P的卷发，脸颊，躯体……

灯光下，两个赤裸的充满了原始的、疯狂的情欲的躯体紧紧地搂抱在一起，在厚厚的地毯上翻滚着，呻吟着。欲海的狂涛深深地将他们吞没了……

此刻，远离北京的古城，老G辗转反侧，久久不能入眠。望眼欲穿地盼着小P的归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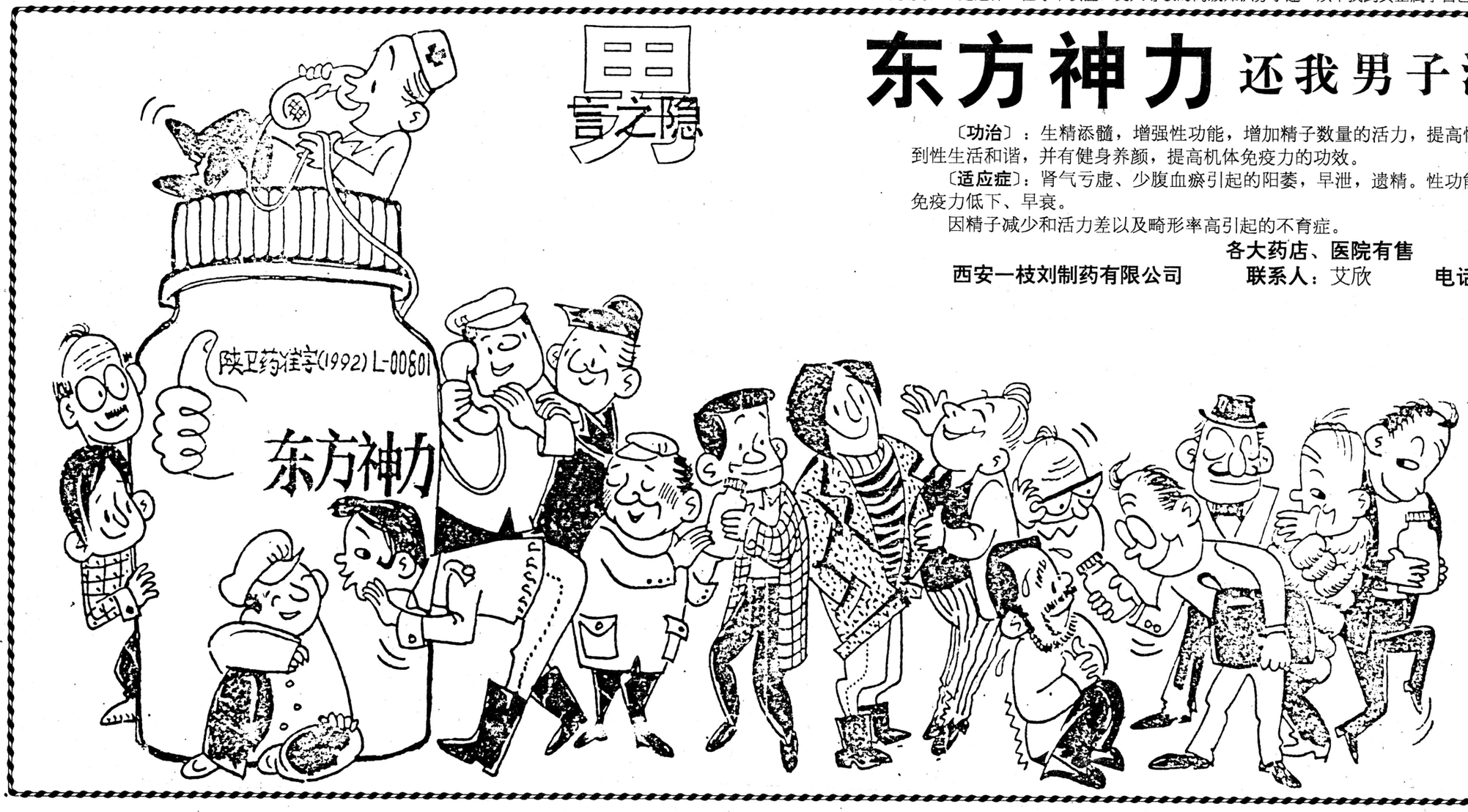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位同性恋者曾对笔者说过这样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们之间的有些事情，你们是无法理解的。”

是啊，同性恋行为确实是正常人感到难以理解的。

但同性恋的存在确是客观事实。

本文记叙的这些真实事情，决非是为了猎奇，更不是为了哗众取宠，而是想努力去打开一扇紧闭的窗口，把那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卷进一个无底的漩窝中呻吟，挣扎，呐喊，哭泣，渴求的灵魂上所掩盖的神秘帷幕拉开，让世人看到，在人生这个不停旋转的舞台上，每个人并不总是只扮演一种固有的角色。同时也希望那些“亚当”们能冷静地面对现实，进行反思，并从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归宿。

刊头设计　刘靖宇
责任编辑　周　矢



东方神力　还我男子汉的威力

〔功治〕：生精添髓，增强性功能，增加精子数量的活力，提高性欲，增强快感，达到性生活和谐，并有健身养颜，提高机体免疫力的功效。

〔适应症〕：肾气亏虚、少腹血瘀引起的阳萎，早泄，遗精。性功能减退，快感缺失。免疫力低下、早衰。

因精子减少和活力差以及畸形率高引起的不育症。

各大药店、医院有售

西安一枝刘制药有限公司　联系人：艾欣　电话：745468